

Who may destroy you?

—HBO 迷你影集《I May Destroy You》的觀影隨筆

撰文\李佳玟（成大法律系教授）

從某個角度來說，2020年由BBC與HBO合作出品的迷你影集《I May Destroy You》（臺灣翻譯為《生命轉彎的那一天》），簡直可被當作新世代性侵害議題教科書。稱它為教科書，意思並不是這齣戲可謂各種議題提供標準答案，而是劇情涵蓋的議題夠廣，也有一些辯證，裡頭也沒有完美被害人，議題與劇情發展很能夠成為課堂討論性侵害議題的對象。

雖然只有短短的12集，每一集大約三十分鐘左右，這部影集涵蓋了諸如「下藥迷姦」、「假3P」、「約砲性侵」、「同志性侵」、「男同志假扮直男與直女性交」、「性交過程中未得同意摘除保險套（Stealthing）」、「性交偷拍與散佈」、「謊報誣告」、「爭奪監護權中教唆子女謊稱被另一方性侵」、「被害人對案發過程記憶破碎，在一年之後記憶零星恢復（司法體制如何面對這種證詞？）」，以及最重要的，被害創傷對於被害者的影響。

性侵害議題的辯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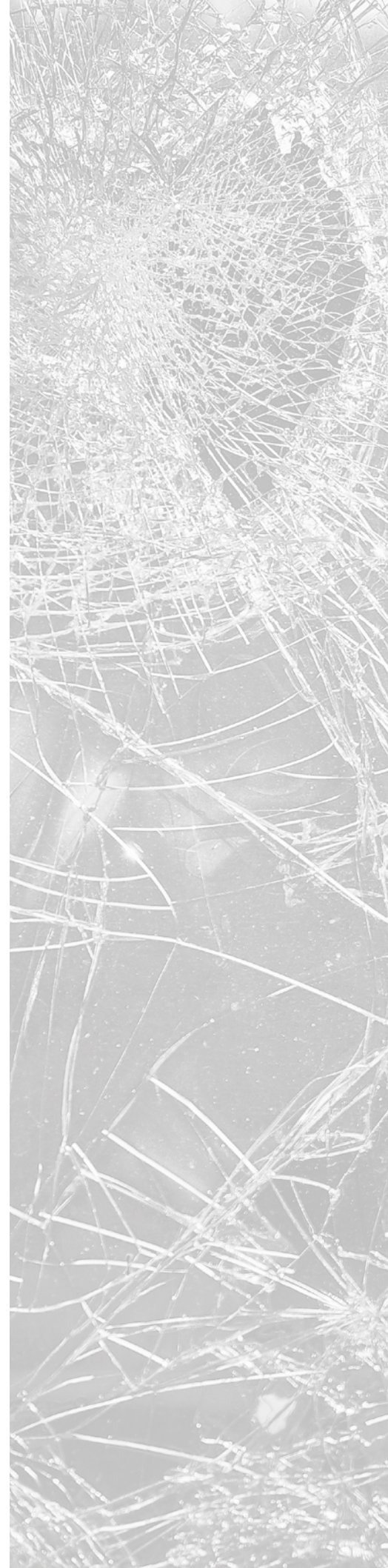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性侵害議題的討論，特別是什麼樣的性互動該被定義為法律上的侵害，近年來受到熱烈的討論。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性行為不只是使用強暴脅迫，或是「無視對方拒絕」才構成犯罪，倘若在進行前沒有得到對方的積極同意，該戴保險套不戴保險套，只同意陰道性交卻擅自闖後門，就可能構成犯罪。這個被稱為積極同意立法，這幾年也是臺灣婦運團體倡議修法的重點。戲裡發生的性交過程中未得同意摘除保險套行為，九月中加州州議會修法，將之界定為民事不法行為（civil offense）。受害者未來可以向民事法院起訴，向侵害者請求賠償，法案在州長簽署過後就能生效。



由於戲裡的性不是透過約砲軟體，就是在酒吧認識後發生，幾個主角不管性取向為何，相當積極地從事各式各樣的性探索，甚至會跟朋友炫耀自己剛才跟人進行3P。所以總括來說，這部影集是在性權派脈絡下探索性暴力，探討各種性行為事前同意對於當事人的重要性。這齣戲用各種方式讓你領略到，積極同意並不是「恐性」、「拒性」的人才會需要的法律工具，性的積極探索更需要實踐積極同意。

被害人的自我重建

這齣戲如果只是這樣，就不會被紐約時報或是時代雜誌譽為2020年最好的影集。這齣戲其實是主創者 Michaela Coel 的個人體驗，她跟戲裡的女主角 Arabella 一樣，曾經在上酒吧之後被人下藥性侵。這齣戲其實要談的是性侵害的受害者怎麼在事件過後重整生活，如何不讓被害經驗改變你，讓你成為另一個加害者，讓你扭曲自己卻無法自拔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這齣戲其實是 Michaela Coel 本人思索與重整的一部分，她還帶著觀眾一起思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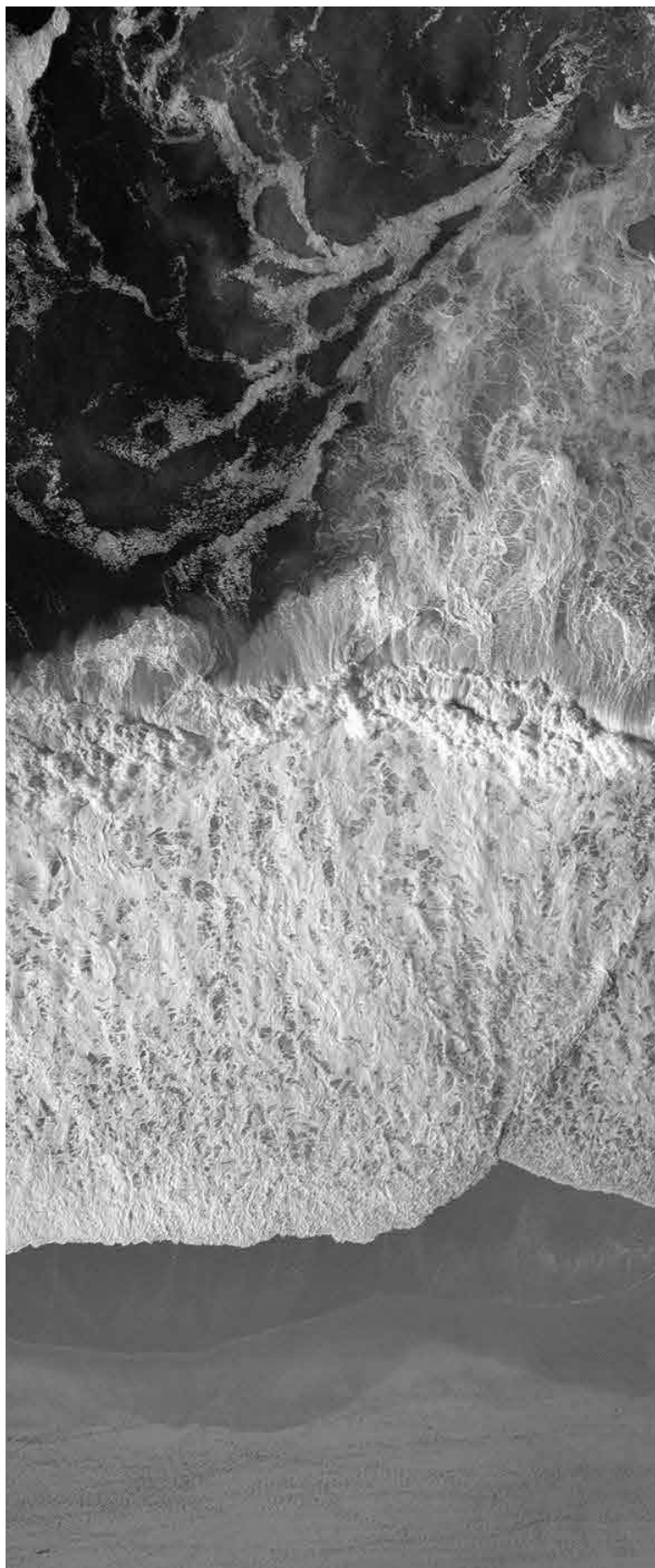
在戲裏，Arabella和她的好友回到當初被性侵的酒吧Ego Death，她相信當初性侵害她的人會回到犯罪現場，她去了好幾次，等了一整年，終於等到攻擊她的人David。然而等到了要做什麼？這齣戲給了好幾個結局，以不同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。包括讓Arabella和她的朋友像私刑鬥士一樣為自己伸張正義、提供機會讓David自己良心發現，甚至是與David上床。最後一種結局，是Arabella決定不再回到這個以「Ego Death」（自我死亡）為名的酒吧，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，與一路相伴的室友體會自然，重新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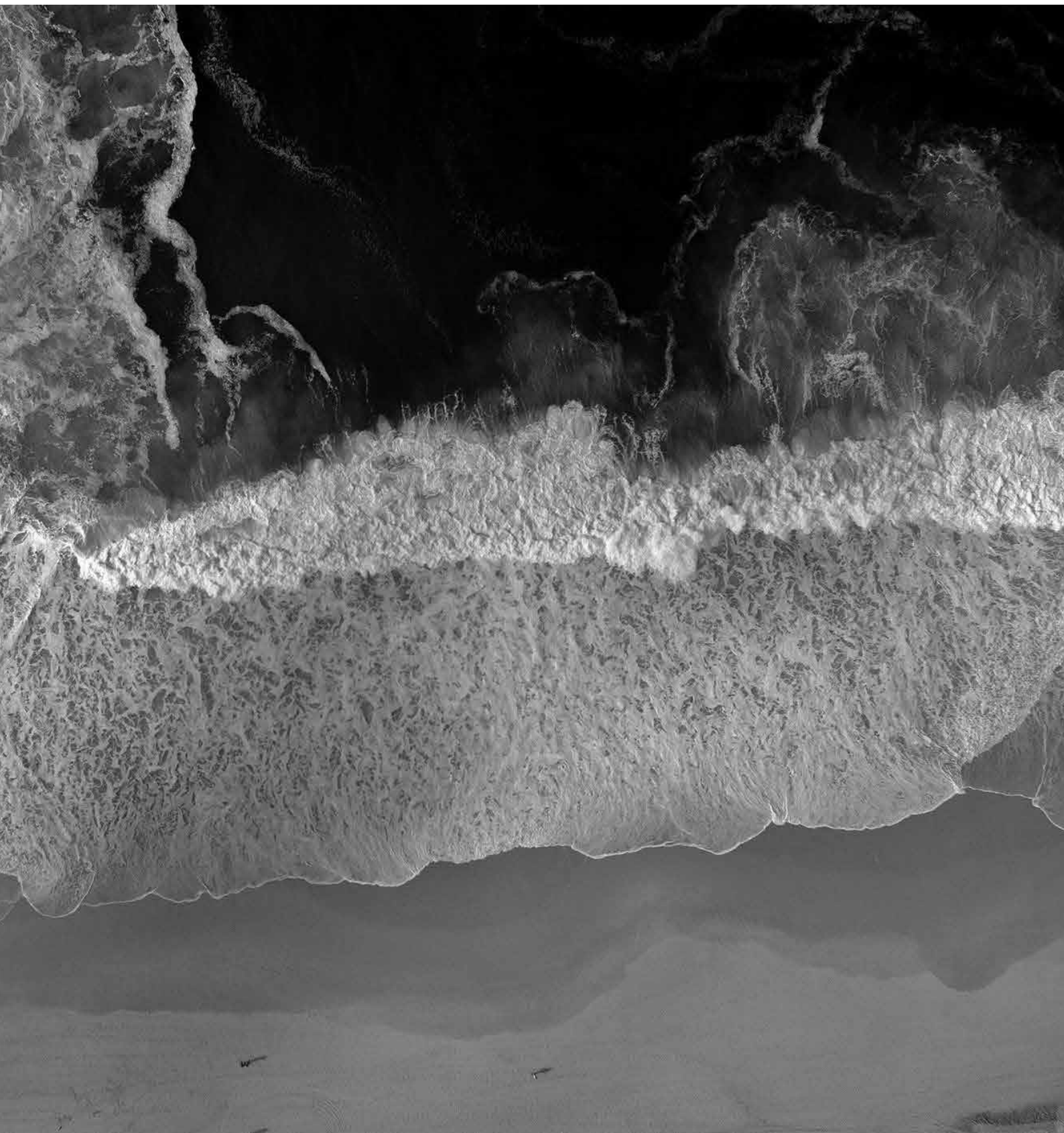
參考Michaela Coel的專訪¹，Coel提到，倘若她讓Arabella用私刑的方式解決掉David，Arabella未來只能以殺人凶手的身份存活下去，這讓她感受到莫大的壓力。有些結局是出於她的好奇，她想知道，如果David與Arabella擺脫強暴犯與受害者的身份，而以人與人的身份相處，會不會有出乎預料的發展？她也想知道，賦予Arabella同理心，對於Arabella的意義是什麼？Coel意識到，對於Arabella而言，David與其說是一個特定的人，不如說是一個記憶或想法，吞噬著Arabella，因此Arabella必須以吞噬David的方式獲得她所需要的和平（peace），這是這齣戲的重點，性侵害被害人究竟如何可以重回和平。Arabella/Coel的方式是，不為自己設置障礙逃避創傷，而是直面地處理自己的噩夢，找到切入的連結。

1 E. Alex Jung, How Michaela Coel Wrote I May Destroy You's Dreamlike Ending, Vulture, Aug. 24, 2020, <<https://www.vulture.com/2020/08/i-may-destroy-you-ending-explained-michaela-coel.html?fbclid=IwAR2Yz-xUmZ4dmmYZho6XXQoFXkYMHnpbgfK5kQl4mtSYQ-i10ojlVASqCvM>> (Last accessed Sept. 21, 2021).

Coel讓Arabella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，與她熱愛園藝與自然生態的室友相伴，她想傳達什麼？放下別去想了？Coel在專訪表示，她的確認為應該要放手，不過或更精確地講，是讓創傷與人共存。以她自己的話是，「或許不是讓創傷離開，而是准許它坐在那裡，容許它有一個位置。」她這樣做，是不希望創傷定義她，是希望其他東西可以進入她的心，希望自己可以平靜下來。不過，她也知道，勸人放手就像是勸人跳下懸崖一樣。她同時也談到，讓被害人去同理加害人，也是個敏感，甚至是禁忌的議題。作為被害人的她看到這些作法的力量，但她也知道建議他人的敏感性與困難。

講同理，講放手，講和平，Coel的意思難道是追求司法正義不重要，重點是被害人的自我復原嗎？在訪談裡看不出來，她其實希望當初侵害她的人被繩之以法，然後被送進監獄。不幸地是，在性侵害案件中，有犯罪事件，有人受傷害，不一定代表會有司法正義。法律講究證據，需要防止冤案發生的司法也必須如此，但是這樣的制度對於「對案發過程記憶破碎，記憶在一年之後記憶零星恢復」的被害人相當不利。不過重點毋寧是，即便司法給了Arabella正義，Arabella還是必須要面對性侵的創傷，創傷不會因為被害人被送進監牢就神奇地復原，這是Coel持續以作品處理此事的原因。







種族、階級與性別身份的交織

作為非裔英國人（Coel的雙親來自迦納），Michaela Coel 對於種族也有她特殊的體驗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第七集的告白：

「在被性侵之前，我沒怎麼注意過自己的女性身份。我忙著當黑人與窮人，光是注意到性別所帶來的風險，可能會危及我的自由與生存，光是說出這一點，似乎就是對於我貧苦出身的背叛。在我從小長大的廉價租屋裏，貧苦不分性別。小男生會跟他的姐妹一樣，挨餓與缺乏關愛。

當我想到倫敦警察時，以及讓他們失能之長年的種族主義，就連我要開口跟他們說我被性侵，本身就是一種罪行。

聖經上說，汝不能侍奉二主，現在開始侍奉女性這個陣營是不是太遲了？我真的了解女性的掙扎嗎？在公園被強迫口交根本不算什麼，這世界上有些女孩因為擁有手機被亂石砸死；因為性器被切割而流血致死；或是因為在內戰中被抓去當民兵的性奴，導致子宮受到永久的損害。這些事實應該讓我感到謙卑，不要對個人的經歷喋喋不休，還是應該讓我發出更響亮的聲音？我的吶喊對她們沈默的嘶吼有沒有幫助？我的認同是否到了轉向新群體的時候？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知道。」

這齣戲更講現代人的數位焦慮。主角 Arabella 是知名網紅，曾經出過書，走在路上會有人來要求合照。網路造就了她也束縛了她，到一個程度她必須退出網路（起碼一陣子），才有可能靜下來跟自己談話。我想這是Coel的親身體驗，她在專訪裡也提到，斷了社群媒體才能夠好好寫作。

我不會說這齣迷你影集「好看」，不僅是主角 Arabella 有明顯的缺點，觀眾很可能不喜歡她，不喜歡她與她身邊這群生活很容易被評價為糜爛的朋友，還因為它直視了性侵的創傷。但是也正因为這齣戲直白地、深入地，講述了性侵這個議題，用Arabella扭曲的個性讓你看到創傷如何扭曲她。這齣戲最終獲得2021年英國電視學院獎最佳迷你影集與女主角獎，與艾美獎迷你影集最佳劇本獎，我相信評審也看到了這齣戲的創作企圖與誠意。